

韩笑诗选



韩笑诗选

HAN XIAO SHI XUAN

湖南人民出版社

韩笑诗选

责任编辑：黄起衰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张：10 印数：1—12,350

统一书号：10109·1456 定价：(平装)0.76元 (简易精装)0.90元

目 / 录

- 《韩笑诗选》序 胡真(1)
诗的女神(代自序) (8)

第一編 (1945—1949)

- 我们更该前进一步 (19)
坟上吟 (23)
银花集 (26)
流浪 (28)
笑 (29)
没有报到的革命者 (32)
高粱 (34)
人民的春天 (36)
告别 (39)
进军 (43)
“咱们这是老解放区呀!” (46)
在黄河岸边 (49)
露营之歌 (52)
残破的古城 (54)
我们的报社 (56)

信心	(59)
狂欢之夜	(62)
中秋节	(67)
雨天	(69)
我们走过窗前	(71)

第二辑 (1950—1955)

回国	(77)
包枪布	(80)
我上课去了	(82)
支部书记	(84)
泪珠闪着骄傲的光芒	(87)
春天交响曲	(89)
我们走向投票箱	(94)
车过北江畔	(96)
小毛驴儿撒欢儿跑	(98)
欢乐的黄昏	(100)
三月的乡村	(102)
献给北京	(104)
北海公园	(106)
紫禁城	(108)
他忠实于爱情	(110)
月夜到海南	(113)
闪闪放光的贝壳	(115)

南海花园	(118)
祝福你，一路平安！	(121)
远航	(123)
在公共汽车里	(125)

第三辑 (1956—1960)

千千万万人迎接春天	(129)
翠亨村	(131)
银色的纪念碑	(133)
南岛傍晚	(135)
担杆岛	(137)
在暴风雨中	(139)
外伶仃岛	(141)
海上的城	(143)
摄影师来到岛上	(145)
战士的心愿	(147)
瑶山行(七首)	(149)
问山	(153)
炮艇巡逻去了	(155)
过虎门	(157)
海上小景	(158)
春天	(159)
风风雨雨	(161)
小渔船轻松地摇晃	(163)

哨兵	(164)
白鸥	(165)
元宵夜	(167)
龙穴岛	(168)
我们的班长	(169)
新兵	(171)
在假日里	(173)
南方的夜	(175)
战士的歌声	(176)
劳动颂歌(六首)	(178)
和玛雅可夫斯基谈心	(183)
誓辞	(190)
营党委会	(194)
营党委书记	(196)
士兵上街去啦	(198)
观察哨长	(200)
窗外	(202)

第四辑 (1961—1965)

罗浮山诗草(三首)	(205)
桃花春雨江南	(209)
桂林	(211)
晨登独秀峰	(213)
春望骆驼山	(214)

榕湖小夜曲	(216)
湖上琴声	(218)
访洪秀全练兵场	(221)
登明月峰	(223)
泅渡漓江	(225)
船家女	(227)
垂钓	(229)
画山九马	(230)
阳朔	(232)
告别相思江	(234)
春二三月一片青	(236)
清明时节	(237)
巡逻归来	(238)
边疆花月夜	(239)
插秧忙	(241)
海岛哨所	(242)
小木房	(243)
蚝乡小景	(244)
阵地上的小树	(246)
骏马和它的新主人	(248)
普通一兵	(250)
铁打的好汉	(252)
听战士朗诵	(254)
眼泪围	(257)

她在田野里歌唱	(260)
造船工	(262)
水乡的骄傲	(264)
守夜的民兵	(266)
水乡的秋天	(268)
学诗手记	(277)
南海蛟龙	(285)
神箭手	(288)
铁腿汉	(290)
革命的马前卒	(292)
千军万马斗风浪	(294)
游大塔里山	(299)
在风浪中歌唱(五首)	(301)
我要求自己(后记)	(211)

《韩笑诗选》序

胡 真

在我的书桌上，放着韩笑同志的一本诗稿。这本诗稿是从韩笑同志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五年这段时间里写的诗作中选编而成的，所以题为《韩笑诗选》。全书分四辑，共选诗一百二十余首。

说起这本诗选集，它还有一段坎坷的经历。早在“文化大革命”前，这本诗选集就已编好了的，它是应某出版社之约作为青年诗人选集之一而编辑的，郭小川同志还答应为它写一篇序言。但是不久，十年动乱开始了，青年诗人选集的出版工作停顿了，接着诗人也遭到了“四人帮”的严重迫害和摧残，他因反对江青被关押将近四年。在党的三中全会之后，我们诗人的冤案得到了平反。他又重新活跃于诗坛。他的这本搁置了多年的诗选集，现在略加增删，由诗人长期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郭小川同志是我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同学，是老朋友。因此，韩笑同志就要我为这本诗选集

的出版写几句话。我惶惑起来了。说实在话，虽然我喜欢诗，但并不懂诗，所以没有答应。此后，他几次来信都提到这件事，并以我这是代替完成故人之诺相命，态度是那样的恳切。我想到这确是小川同志在世时没有能做完的一件事情，就只好默认了。

韩笑同志是吉林省吉林市人，一九二九年出生在一个敦厚而又怀有爱国心肠的小商人家庭。在他刚会说话时，日本帝国主义就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度过的。他的母亲读过师范，思想比较开通。韩笑同志在母亲的教育下，三四岁时就开始识字，到了八九岁，母亲就教他读唐诗、读宋词。告诉他他是中国人，要爱中国。因此，韩笑同志从小就接触诗词，受着爱国主义的熏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植下了爱国主义思想的根子。但是，他生活环境的客观现实是残酷的，他彷徨，他痛苦，他挣扎，在茫茫的大地上他寻找着人生的出路。一九四六年，他终于“把未来找到”，十七岁的韩笑带着发自内心的笑，欢呼着投入了“工农铁流”，扑向了“太阳的怀抱”。从此，韩笑就开始了他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

韩笑同志从小就生活在肩负着解放全中国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之中，成为这

个队伍里的一员坚强的战士。从一九四八年开始，东北的人民解放军象一股巨大的铁流，从松花江向关内勇猛挺进，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突破长城，越过黄河，跨过长江，渡过湘江，直抵祖国南大门的担杆岛、外伶仃岛。战斗的铁流带领着诗人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而诗人所到之处，都用他蘸满激情的刚劲有力的笔，写下了一篇又一篇战斗的诗章，抒发了诗人胸中的豪情美思，记录下胜利的欢乐，描绘了生龙活虎般的士兵生活，讴歌军民鱼水深情，赞美社会主义新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和祖国的壮丽河山。总之，诗人总是用他又雄壮又瑰丽的诗篇去激励战士，去鼓舞人民为胜利和更幸福的明天去战斗。

韩笑同志生活和战斗的这个二十年，正处在蒋家王朝覆灭和新中国诞生的历史转折的伟大时代，又是开始进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这个历史背景，给了诗人极大影响。伟大的时代哺育着诗人在战斗中锻炼成长；而诗人则用他的诗篇放声歌唱我们的伟大时代。诗人是伟大时代的儿子，当我们读着诗人那许多充满激情的诗歌的时候，就会发现诗人对于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领导我们事业战斗不息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对于他成长于其中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倾注了发自内心的热爱。他的诗，

充满了时代精神。为什么我们的诗人会有这种发自内心的炽热的爱呢？诗人曾经谦逊地作过解答：“我是一个既没有才华又缺乏生活的人，使我坚持不懈地拿起笔来，大约是因为有一颗容易激动的火热的心。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我们从事的崇高的事业，实在是太好了，每一天都有许多美好的事物让你欢欣振奋。”这实在说得太好了。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窥见诗人激情漾溢、诗如泉涌的奥秘所在。这也正是我们诗人的世界观。

韩笑同志在当年的青年诗人中是颇有成就的一个。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五年这二十年中，特别是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这段时间内，是诗人创作热情极其旺盛、才华横溢的年代，是诗人在成长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年代，也是诗人在创作上获得丰收的年代。在这二十年中，诗人出版了长诗《我歌唱祖国》、短诗《南国花园》、长短诗合集的《绿色的边疆》以及儿童诗集《战士和孩子》等十多本诗集。那个年代，也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诗的年代，是诗坛的春天。它呈现出一派百花争妍、竞相怒放的兴旺景象。各种各样的诗歌，犹如汽笛、军号、芦笙、铙钹……组谱成了雄伟的时代交响乐。韩笑同志的诗篇就是这个雄伟的时代交响乐中的一个动听的音符。在这时期，韩笑同志的诗篇，也象镶嵌在诗的湛蓝天幕上的

一颗闪烁发亮的新星。这个音符，这颗新星，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引起了评论家的注意。如果我们要去翻阅一下过去的报刊，那末，还可以读到当时许多评论韩笑诗作的文章。那些评论文章，说明了韩笑确实给当时中国的诗坛增加了芬芳，增添了色彩。

韩笑同志是部队诗人，他长期生活在部队，熟悉士兵，了解士兵，懂得士兵的情感。部队生活给诗人提供了充分的丰富的营养。他的诗来自士兵，他的诗不仅回到士兵中去，而且走向更广泛的读者天地；他的诗，语言生动活泼，调子明快质朴、节奏感强，形象鲜明，并且富有情趣，不仅很为部队指战员们所喜爱，而且也受广大读者欢迎。这是韩笑诗歌具有生命力的基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韩笑同志走上诗的创作道路以后，在诗的表现手法、风格和形式等方面都在不断地进行探索。他象航海家一样在诗的海洋中漫游，象探矿家一样在诗的宝山中开掘。他曾致力于古典诗词的研究，他也曾研究过外国诗歌。在五十年代，他又曾特别热恋于民歌和兵歌。他曾这样说过：“我是被这些诗迷住了”，“这些诗写得很朴实，又很有气魄，主要是民歌体，但又多种多样。我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在这段时间内，诗人怀着对我们所从事

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高度的责任感，意气风发，热情横溢，执着追求，写过许多自由体诗、格律诗、枪杆诗、街头诗、快板诗，还有楼梯式的诗等等。打开他的诗集，确实是多姿多样。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诗人还没有找到一种比较固定的形式写诗。诗人自己这样说过：写诗，“用什么形式更好，应该由内容来决定”。他进而又谦逊地说：“我是一个文艺学徒，对我来说，我想多学习掌握一些形式。”

韩笑同志学习和研究中外诗人的风格和形式，并不是为了模仿和照抄，而是为了走自己的道路，创造出一种为中国工农兵喜闻乐见的风格和形式。他的长诗《我歌唱祖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诗人自己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对“重大题材的较长的作品，用什么形式表现得更好？七言或五言写上几千行，恐怕不太适合朗读。照搬玛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也不好，因为他用的是俄文，我们用的是中文。”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是很注意“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匠心孤诣，不是生硬地套袭我国古典诗词的形式，或者是照搬外国诗歌的形式，而是在学习中探索创新，在实践中为我国的诗歌形式去寻求一条新路。茅盾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扩大）理事会上的报告中，对韩笑同志创造性地运用楼梯式句法（也就是形

式)，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韩笑同志的楼梯式诗的句法是当时流行的楼梯式诗的第三种句法，也就是骈体和散体两种句法错综交杂使用的句法。这是诗人在诗歌形式上的一个大胆的创造性的尝试。它是成功的。

马克思说：风格即是人。在某种意义上，作品的风格正表现着作家的个性和精神风貌。在诗歌作品中，就尤其如此。从诗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诗人迥然不同的个性，也能窥见他们复杂的、丰富的心灵。

我写这些话的意思，是要向读者介绍诗人韩笑其人及其诗风，同时也想说明一点，写诗也要有创新精神，要追求自己的风格，而韩笑同志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前进的。

上面这些话都是浅陋之见，是门外谈诗。可惜，郭小川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如果他在世的话，一定要比我写得精采、独到。不过，这总算完成了小川同志在世时没能做成的一件事情。想到这里，就感到有点欣慰了。

一九八二年四月四日于马王堆

诗 的 女 神

(代自序)

啊，诗的女神，
哺育我的母亲！

在冰雪压迫中，
你用《炉中煤》，
你用《春水》，
温暖我
冻僵的童心；
在铁蹄蹂躏下，
你用《石壕吏》，
你用《离骚》，
启迪我
混沌的灵魂。

你引我拜访
李、杜、苏、辛……
听他们讲述：